

辽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北齐书 周书 隋书 南史 北史 旧唐书 新唐书 旧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辽史 金史 元史

文白对照 二十四史

精华

史记（四）

主编 廖盖隆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

法 制

石奢之死

石奢是春秋末年楚国有个有名的士人，曾任楚昭王的令尹（宰相）。他为人正直，做官清廉，办事理直气壮，无所畏惧，从不阿谀权贵、徇私枉法，颇受昭王的信赖。

有一次，他到外地巡视，在途中，远远望见前方有人行凶杀人，凶手正欲逃跑。石奢马上命令随行吏卒全力追上，捉拿凶犯。快要追上时，他突然认出那仓皇逃窜的凶犯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父亲。他不由得大吃一惊，心里立刻紧张激烈的思索起来。这该怎么办呢？抓住他吗？可杀人者死，一抓回去，父亲的老命就保不住了。放了他吧，这又是违法犯罪的行为。情况紧急，不容许他想那么多。他认定，做儿子的决然不能置父亲于死地。他即刻决定，放走父亲，一切罪贵由自己承担起来。因此，他制止了随行吏卒的追捕行动，让父亲从容跑掉。然后，他让吏卒们将自己捆绑起来，押送到楚昭王那里去自首请罪。



见到楚昭王后，石奢将路上所发生详细报告一遍，他沉痛地说：“那个杀人的凶犯，不幸正是臣的父亲。臣认为，为人子者将自己的父亲送去依法惩办，不管怎样也有亏孝行，臣实在不忍心这样做。但是，放走罪人，就是废弃国家法度，这样做，显然是对国家的不忠。臣身为国家的行政官员，违法有罪，请求大王治臣以死罪。”

楚昭王平时就十分信任和敬重这位令尹，见他这般认真地看待这件十分寻常的事，倒觉得有些小题大做。他也明白石奢不是一个矫情虚伪的人，他只得诚恳地劝慰石奢说：“石大夫，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啊！你既然去追了，没有追上，这不是你的过失，你还认什么罪啊！你没有罪，快回去像平常一样处理那些军国大事吧。”

石奢仍然站着没有动，他认定这是一件要不要认真依法执法的严肃问题，他不愿意就这样宽恕自己。他对楚昭王说：“不是臣没有追上犯人，而是臣有意庇护了自己的父亲。臣当时想，作为一个儿子，不保护自己的父亲，就不能称为孝子；但是，作为一个国家官吏，不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，就不算忠臣。大王宽宥臣的罪过，是出自您的深厚的恩惠，臣感激不尽；但国家的法律，决不能因私恩而废弛。认罪伏诛而死，是臣万万



不能逃避的职责，臣恳求大王依法赐臣一死。”石奢信念坚定，他断然谢绝昭王的宽赦，毅然决然地自刎而死。楚昭王和大臣们对石奢捍卫国法的壮举，十分感动，一致称赞他是一位既忠且孝的好儿子、好官吏。

《史记·循吏列传》

齐威王重贤斥奸

战国初年，齐威王刚即位之时，耽于逸乐，不理朝政，一切政务皆留给几个卿大夫处理。如此一来，阿谀逢迎之辈，倍受称赏，一个个飞黄腾达。而勤谨正直的官吏，却备受压抑，他们的政绩被埋没，长期寂寞无闻。因为政治腐败，军备松弛，国力一天天减弱，不仅屡遭宿敌晋国的蚕蚀，连鲁、卫等小国，也乘机入侵，抢走了不少地方。

严峻的形势逼得齐威王逐渐清醒起来，他起用比较贤明的邹忌为相，并认真听取臣下的各种意见，着手整顿朝政。很快，他就发现过去一直受到他身边侍臣毁谤的即墨大夫，原来是一员勤政爱民的好官；而侍臣们成天吹嘘的能人阿城大夫，却是一个祸国殃民、损兵失地的奸贼！



齐威王感慨万端，他将即墨大夫召到都城，亲切地对他说：“自从你出守即墨以来，几乎天天都有人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，我听了也非常生气。但是，最近我派人到即墨去查访一遍，他们回来后，都高兴地告诉我说，那里田土垦辟，庄稼茂盛，百姓丰衣足食，境内有序井然。这些年东方安宁无事，这都是你辛勤治理的功绩。这些情况过去我一点也不清楚。这也证明你的品质高尚，从不逢迎讨好我左右那一伙人，埋头实干，不求虚誉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们才忌恨你，说你的坏话。如今谁好谁坏，终于真相大白了，你才是真正的好官良臣，我要重重嘉奖你。”齐威王加封即墨大夫食邑万户。

接着，齐威王又把阿城大夫叫来，严厉地指斥他说：“自从你到阿城以后，天天有人在我耳朵边上替你吹嘘，我也把你当成了一个好官，给了你不少好处。可我最近派人到阿城看了一遍，他们看到的是田野荒芜，农桑破败，老百姓啼饥号寒，困苦不堪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你作为一个守土官吏，兵卒不练，防务废弛，赵国来侵甄城，你胆怯不敢出战；卫国偷袭薛陵，你竟一无所知。你成天只知道榨取百姓，中饱私囊，讨好上司，贿赂朝官，弄虚作假，骗取荣华富贵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实在是蠹国害民的蠹贼，罪大恶极，死有余辜！”齐威王越说越气，喝令



武士将阿城大夫处以烹刑——扔进沸水翻腾的鼎镬里煮死。

这还不够，齐威王又当场叫出几个接受贿赂、卖劲吹捧阿城大夫的近臣，列数了他们的罪行之后，也下令将他们烹了。

除掉上下奸贼之后，齐威王整肃行政，加强武备，起兵西击赵、卫，打败魏国，收复了大片失地。从此齐国再振雄风，周边诸侯，二十年间不敢在齐国边境惹事。

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

张释之持议平允

汉文帝从首都长安出发，乘舆车骑，扈从官员、卫士，浩浩荡荡，路过中渭桥。突然，有一男子从桥下走出，一看那仪卫森森，威武雄壮的队伍，吓得没命狂奔。这一突发举动，惊得皇帝的驾车御马又叫又跳，差一点没把车辇颠翻。护驾侍卫立即将那男子拿住，皇帝命交廷尉严加审查。

当时的廷尉叫张释之，以执法宽平著名。惊驾汉子哀告说，自己是长安县的百姓，这天因事路过中渭桥，当听到禁止行人的命令后，他来不及远避，只好躲进桥洞中。过了好长一段时间，认为乘舆车骑已经过完，就从桥下钻出来，不想皇上



的车辇碰巧走到这里，乡下人哪见过这等气势，吓得他拔腿便跑，由此惊了皇帝的车驾，真是罪该万死。

张释之弄清情况以后，向文帝报告说，这是一个无知百姓冒失冲撞车驾，但禁止通行令下以前，他就到了这里，按律应处以罚金。

汉文帝余怒未息，听说只处以罚金，勃然大怒道：“这个家伙吓坏了给朕驾车的马，幸而这几匹马的性情较为温顺，如果换上几匹，岂不要闹出大祸，轻则将朕摔伤，重则不堪设想，而你这个廷尉，却只处以几两罚金！”张释之平静地说道：“臣以为，法律制定以后，天子与天下百姓都应当一体遵守。对这件事的处置，法律既然如此规定，就不能任意加重处理。任意轻重，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。倘若在事情发生的时候，陛下命令马上将他处死，问题也就了结了。如今既然把这人交给廷尉审理，而廷尉的职责是为天下公平执法，稍有不平，就会上行下效，出现违法徇私的倾向，老百姓就不知道该怎么活了！望陛下仔细考虑一下这个问题。”汉文帝沉思了一会，点头说：“廷尉的处分是对的。”

此后不久，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案子。有一个歹徒盗窃了汉高祖祠庙御座前的玉环，有关部门把这个盗贼捉住了。



文帝对于这件丧心病狂的罪行极为愤怒，勒令廷尉处治。张释之审问完毕后，依照法律规定的“盗窃宗庙服御物”的罪行定罪，以判处“弃市”（处死于市曹）上奏。文帝十分生气地说：“这混蛋良心丧尽，竟敢偷盗高皇帝庙里的御用器物，朕让你处置，是想让你给他处以族诛的惩罚，而你却说什么‘依律以断’！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行，仅用常法，怎能表达朕恭敬礼奉宗庙的诚意？”

张释之取下帽子，叩首谢罪说：“按照法律条文，这样判罪就足够了。况且，弃市与族诛都是死罪，但其间应当有罪恶情节轻重不同的差别。如果现在将盗窃宗庙器物的犯人判以族诛之刑，万一再有个狂徒胆敢去盗掘高皇帝的长陵，那陛下又将如何加重对他的惩罚呢？”文帝也感到张廷尉说得有理，但还不敢轻易批准，又将此事禀报太后，这才赞同了张释之提出的判罪决定。

张释之之守法不阿，持议平允，获得了极大的声誉，条侯周亚夫、山都侯王恬启，都由于钦佩他，而与他结为亲友。张廷尉的声名，受到了天下人的称道。

军 事

韩信奇袭三秦

秦朝灭亡后，项羽大封诸侯，封刘邦为汉王，居于偏僻的汉中，章邯为雍王，司马欣为塞王、董翳为翟王……章邯、司马欣、董翳三人均为秦之降将，项羽令他们分王秦地，实是想使他们成为刘邦东进的屏障。

刘邦素有囊括天下的雄心，自然不甘心居于西南一隅，遂问计于刚被封为大将军的韩信，韩信开门见山，劝刘邦趁三秦王就国未稳，发兵袭之，打通东进中原的道路。刘邦欣然应允，命韩信统领大军，樊哙为先锋，发兵近十万，计划袭取三秦。

公元前 206 年 8 月，韩信率大军悄悄地沿汉水西进，至白水突然掉头北上，星夜兼程，过大散关，渡渭水抵达雍城之西的陈仓（今陕西宝鸡东，为关中、汉中之间的要地）。

雍城位于今陕西宝鸡城东、凤翔城南，是咸阳西方的门





户,战略位置非常重要。《读史方輿纪要》说雍城“居四山之中、五水之会,陇关西阻,益门南扼,当关中之心膂,为长安之右辅……若其西上秦陇,守险阻以攻瑕捣虚;南下梁洋,席富饶而出奇制胜。可耕可屯,宜战宜守,规关中者,此其先资也。”此处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,故韩信首先要占领雍城,以作为进一步攻占三秦的根据地。若得到雍城,那么,废丘、栎阳、高奴等城邑便暴露在汉军面前,进可攻,退可守,凭借汉中根据地,足可与项羽展开持久战以争夺中原。

而倘若雍王章邯加强了对大散关及陈仓、雍城的防守,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,汉军若想攻取三秦之地,实为万分艰难之事。因此韩信采取了奇袭的战术,出敌不意,突然兵临城下,使章邯来不及布置防御,仓促上阵,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。

章邯率雍兵出城列阵,马上便被汉军先锋樊哙所部击溃,章邯只得弃雍城逃往废丘,遣使请司马欣、董翳前来救援。

韩信并不给章邯以喘息之机,派将军曹参和樊哙乘胜追击,汉军一路攻城略地,占领了咸阳。刘邦随军进入咸阳后,改名为新城。

这时,韩信指挥大军在三秦之地纵横驰骋,所向无敌。雍地一平,司马欣胆怯,经不住汉王围攻,遂降。不久,董翳也兵



败投降，三秦遂落入刘邦之手。

韩信袭取三秦之战，是他被刘邦任命为大将军后第一次指挥作战。对于此役，不管从战略上讲，还是从战术上说，都显示了韩信卓越的军事才华，平定三秦后，刘邦初步具备了与项羽争夺天下的基本条件，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。

韩信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术，确实是最佳方略。因为是年四月刘邦在项羽大封诸侯后回汉中时，“去辄烧绝栈道，以备诸侯盗兵袭之，亦示项羽无东意。”即烧毁通往关中的栈道，一是防备三秦军及流寇袭击汉中，一是向项羽显示汉军没有东进与项羽争夺天下的野心。三秦王见刘邦烧毁了栈道，也都以为刘邦不会北进袭取三秦，故对汉军毫不戒备，想不到仅过了四个月，刘邦会奇袭陈仓，一举平定三秦。

韩信正是基于上述因素，采取了急速行军、出其不意进行突然袭击的战术。八月进兵，到九月份，还不足一个月，汉军便平定三秦，亦可见汉军行动神速，三秦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应战，处处被动，一战即溃。

（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等）



阨与之战

周赧王四十五年，秦昭襄王派胡伤为将围攻赵之险隘阨与，希望占领阨与后，继续向中原扩张。

阨与是赵都邯郸在西方的门户，据《史记》正义，阨与山在潞州武安县西南五十里。也就是今山西黎城以西的东阳关，此地距邯郸仅一百五十余里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阨与失陷，邯郸城即失去了防御秦军的西部屏障。所以，秦军伐赵，首先要与赵争夺阨与险隘。

赵惠史王闻讯，连忙召集大臣们商议对策，老将廉颇觉得阨与“道远险狭，难救。”又问乐乘，乐乘也觉得不应去救。盖他们的意见，是想在邯郸以西、武安以南与秦军决战，或布置邯郸保卫战，而无必要出兵到阨与这一地势险峻的地带去与秦军交战。

赵惠文王又征求赵奢的意见，赵奢说：“其道远险狭，譬之犹两鼠斗于穴中，将勇者胜。”意思是两军在险地作战，就好像两只老鼠在洞中相斗，勇者可胜。赵奢此言，显然对解阨与之围、击败秦军充满了信心，赵惠文王于是委任赵奢为将，派他引兵去救阨与。



不料，赵奢之军出邯郸后，仅行了三十里便止步不前，就地结营扎寨，这一举动使众将士大惑不解：明明是去解阨与之围，在阨与十分危急、亟待援军的时刻，为何赵奢却按兵不动呢？

赵奢还下了一道毫无道理的命令：“有以军事谏者死！”

大敌当前，形势十分紧迫，却不准将士们去找他谈论军事，真是岂有此理！

无奈军令如山，众将士只得怀着极不理解的心情在邯郸郊外驻扎下来。

这时，秦军绕过阨与，直逼武安，在武安之西鼓噪喧哗，“武安屋瓦尽振”。赵奢帐下有一军官再也按捺不住，向赵奢建议应急救武安，赵奢竟“立斩之”，因此众将士大惊，再也没有敢向赵奢建言的了。

赵奢还令将士们增筑营垒，作出要在邯郸西郊防守的架式。

秦将胡伤闻知赵奢引兵西出邯郸，料知是来救阨与，便率军绕过阨与险隘，直至武安以西，计划在此与赴援之赵军决战。不料在此地等候了二十八天，却不见赵军的动静，胡伤满腹狐疑，既不敢轻率前进，也不敢回军复攻阨与，遂派间谍潜



至赵军营地打探消息。

间谍至赵军营地后即被抓获，赵奢却热情地招待他，让他吃饱喝足后，遣之回秦营。胡伤听了间谍的汇报后，大喜道：“赵奢出邯郸三十里就不前进，在那里大筑营垒，阏与如今已不是赵国之地了！”胡伤认为赵奢在邯郸西郊修筑工事，是打算放弃阏与，将力量放在防御邯郸城上了。

而赵奢在遣返秦军间谍后，马上下令全师开拔，悄悄行进一日一夜，在距阏与五十里的地方驻扎，并筑营垒。胡伤闻赵军忽然来到眼前，大惊，急忙率军迎敌。

赵奢正布置迎战事宜，忽闻军士许历有军情事进言，赵奢马上召许历进帐，许历道：“秦军料不到我军突然至此，其来迎击，气势必盛，将军应将部队集合到一起，摆起阵势以待之，不然，必会失败。”赵奢点头答应。

许历因违犯了赵奢的将令而“以军事进谏”，故主动向赵奢请死，赵奢道：“胥后令邯郸。”意思是回邯郸再说吧。

许历遂再向赵奢献主意道：“先据北山上者胜，后至者败。”赵奢又采纳了他的建议，派一万士兵占领北山，得居高临下之地利。

秦军至后，与赵军争北山高地，屡屡受挫，赵奢复纵兵击



之，大败秦军，遂解阨与之围。

赵惠文王因赵奢破秦之功，封之为“马服君”。许历被封为国尉。

阨与之战，是战国后期诸侯国对秦作战中为数不多的大胜仗之一。赵奢为实施其突然进击秦军的计划，用心良苦，终于麻痹了敌人，突然袭击秦军背后，迫使秦军仓促回师与之作战，赵军则借地利之便，一举将强敌击溃。

在落实奇袭计划时，赵奢为防止众将谏言而产生纷争，断然下令：“有以军事谏者死！”以迷惑敌人使奇袭计划得以顺利实施。而在战前，则从善如流，集思广益，显示出赵奢刚柔相济、灵活通达的指挥风格。

（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等）

围魏救赵

公元前 354 年，魏惠王令庞涓举兵伐赵，并包围赵都了邯郸，赵成侯大惊，急忙遣使赴齐求援，以中山之邑为礼，请求齐国发兵相救。

当时齐国大臣分为两派，一派以相国邹忌为首，主张不救



赵；一派以大夫段干朋为首，主张应救赵。段干朋认为，魏灭赵，对齐国没有丝毫好处。三晋中，魏国最为强大，一旦灭赵，必会危及韩、齐，所以，救赵势在必行。而且，此时救赵有个有利条件，即魏之精锐部队皆在外与赵作战，国内必然空虚。齐军倘若避实击虚，进攻魏之襄陵（今河南睢县），可得渔人之利。

齐威王因此决定发兵，令田忌为将，孙臏为军师，率军救赵。

孙臏与魏将庞涓原在一起学习兵法，后庞涓出山仕魏为将军。孙臏潜至齐，受到齐威王的器重。此次发兵，本欲以孙臏为将，孙臏以残疾固辞，威王遂任之为军师，使坐于车中，为田忌出谋划策。田忌想率军直赴邯郸与魏军决战，孙臏道：“今魏赵相攻，轻兵锐卒必竭于外，老弱疲于内。子不若引兵疾走魏都，据其衢路，冲其方虚，彼必释赵以自救，是我一举解赵之围而收弊于魏也。”意思是，魏赵相攻，精锐部队在外，老弱疲兵在内，齐军不如疾速向魏都大梁进发，占其要道，击其虚弱，庞涓必解邯郸之围以自救，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解救赵国，还能乘虚而入，而得袭魏之利。

孙臏的谋略与段干朋的避实击虚的主张基本上是一致



的，只是孙臆认为，齐军应径攻大梁，攻魏之必救，这比段干朋主张攻魏之襄陵更为合理。

庞涓正麾军围攻赵都邯郸，突闻齐兵向大梁进发，而留守大梁的尽是老弱残兵，大梁若被齐兵攻取，魏国根本即失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倘若此时回军相救，便会功亏一篑，这使庞涓陷入进退两难之境。

赵国君臣因迟迟不见齐国救兵，见魏攻城愈急，渐失信心，在关键时刻向魏投降，庞涓担心大梁有失，接受邯郸守将投降后便匆匆撤兵，直奔大梁以自救。

齐军此时尚未至大梁，闻知魏军回师，便掉头后撤，撤至桂陵驻扎。

庞涓退兵后，见齐军亦撤退，勃然大怒，遂率军追击齐军，欲与齐军决一死战以泄愤。齐军探知魏军来追，便在桂陵设好埋伏，以逸待劳。庞涓因攻邯郸得胜，未及进入邯郸城便急急回军。既骄狂又恼怒，骄兵悍将，一路上气势汹汹，毫无防备地进入了齐兵的伏击圈，理所当然地被打得大败，庞涓率领残兵败将狼狈而逃。

(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等)